

华东戏剧丛刊



采茶戏

寨上红

萍乡市地方剧团《寨上红》创作组编剧
江西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

华东戏剧丛刊

采茶戏

寨上红

萍乡市地方剧团《寨上红》创作组编剧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65 •



江西省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团演出剧照 陈 璧摄



人 物

田新农 男，四十五岁，全国水稻丰产模范，原新光大队党支部书记，现任左家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柳春风 女，二十五岁，左家寨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

二老信 男，六十岁，贫农，左家寨生产队副队长。

杨秋龙 男，二十八岁，新光分队队长，共产党员。

李 英 女，二十一岁，农专毕业生，共青团员。

柳信书 男，二十一岁，高中毕业生，二老信的儿子，共青团员。

柳大罐 女，五十八岁，左家寨贫下中农小组长，共产党员。

钱裕昌 男，四十二岁，中农，左家寨生产队保管。

新光队社员甲、乙、丙、丁

左家寨生产队社员甲、乙、丙、丁

第 一 场

时 間 一九六二年冬。

地 点 山区左家寨口望紅亭。

〔幕启，柳春风背挎包上。〕

柳春风 （唱）喜全国万里东风正浩蕩，
党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
实现千斤县跃进軍号响，
要把高产旗插上紅山冈。
春风我一路行来心花放，
回寨来、报喜讯、响应号召、发奋图强干一
场！

〔社員甲上。〕

社員甲 柳队长，回来啦！（向內）柳队长回来啦！

〔众上。〕

社員甲 柳队长，县委开会有什么新的指示呀？

众 是呀！快跟大家說說吧。

柳春风 有呀！同志們！

(唱)新光队和我寨上同建議，
向县委申請开发紅山区。
領導上經過研究很同意，
作规划全面定下一盘棋。
批准新光队来寨办分队，
开荒田夺粮取宝創奇迹。
到山区大搞革新改双季，
委派田支书亲自掌大旗。
兼任本大队支部副書記，
带动这寨上生产展翅飞。

众 (齐唱)我們要好好学习新光队，
赶先进快马加鞭莫停蹄。

社員乙 柳队长，田支书和新光分队什么时候来呀？

柳春风 先遣队今天就到。

錢裕昌 柳队长，哪个田支书呀？

社員甲 他呀，是新光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全国聞名的水稻丰产模范田新农。(轉对柳春风)柳队长，新光分队进山，我們寨上这百多亩荒田就要翻身见太阳啦！

柳大嬌 是呀！田支书一来，我們的領導力量就更加加强了。

社員乙 新光分队进山，寨上就有个学习的好榜样啦！

柳春风 对！我們要学习田支书和新光大队这种不断革命的精神，出色地完成县委提出的“奋发图强，

力爭千斤县”的光榮任务！小萍、小爱，你們快
到学校里去借腰鼓，准备迎接新光分队。

錢裕昌 借腰鼓？柳队长，让我去，让我去。（径自拿扁担
下）

柳春风 那好！小萍、小爱，你們就去烧茶水。

〔社員乙、丙下。〕

柳春风 （对众）同志們，新光分队进山，暂时都分住在我們家里，大家都去准备准备吧。

众 好！

〔柳春风領众下。〕

〔杨秋龙內声：“小李同志！上寨了！”〕

〔李英內应：“走！”两人同上。〕

杨秋龙 （唱）办分队来到左家寨，

李 英 （唱）先遣队登上老山岩。

杨秋龙 （唱）树雄心远征百里外，

李 英 （唱）要把高产紅旗插起来！

〔錢裕昌挑腰鼓上，与杨秋龙等相遇。〕

杨秋龙 呵！同志，你是寨上的吧，挑这么多腰鼓做什么
呀？

錢裕昌 （放下担子）你們是問这个呀！告訴你們：寨上
今天可是办大喜事呀！要接新光分队，要接我們寨上新任的大队党支部副書記、全国聞名的
水稻丰产模范田新农！

杨秋龙 接新光分队？接劳模？……

錢裕昌 (打斷)是呀! 你們不曉得吧, 他們的來頭可不小呀!

(唱)新光大隊名聲大得很,
有個勞動模範叫田新农。
他用新辦法把田種,
每畝產量可打千多斤。
講生產可算到了頂,
但他們還要把產增。
大辦糧食來到這山嶺,
派出了一隊先遣兵。
約定了今日把山進,
我寨上敲鑼打鼓來歡迎。
依我看是今日接來明日送,
搞個三、五日就會打轉身。

楊秋龍 不! 同志呀!

(唱)新光隊社員個個有干劲,
黨往哪里指, 就往哪里行。
田支書曾經多次進山嶺,
每一次都有創造有革新。
這一次百里迢迢把山進,
就是要在寨上扎下根,
要与寨上携手同跃进,
要把山区建設得处处新。

李 英 (唱)要在农业技术上鬧革命,

要向天地山水作斗争！

錢裕昌 (唱) 年轻人是开坛烧酒一股劲，
开口谈革命，闭口讲斗争。
好比是出窑的木炭火爆性，
依我看石头上栽树难生根。
〔柳大嬸内呼“秋龙”上。〕

柳大嬸 秋龙！你们新光分队来啦！

錢裕昌 你们就是新光的！哎呀！我真是徐策跑城，眼花耳聋，说错了话，认错了人。莫怪，莫怪！你们等一等，你们等一等！（急下）

杨秋龙 姑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县里农业技术推广站派来工作的李英同志。

柳大嬸 哦，李同志！好哇，好哇！

杨秋龙 (指柳大嬸向李英) 这是我姑妈，人家都叫他柳大嬸。

李 英 哦！柳大嬸！

柳大嬸 哈哈！秋龙，李同志呀！

(唱) 听说你们要来寨，

姑妈我心里喜开怀。

山里头缺一少二莫见怪，

望你们把高产大门来打开。

想当年你姑爹在这左家寨，

斗白匪把工农政权建起来。

那时节虽然暂时受阻碍，

革命种却播遍了老山岩。
到如今接班的是你们这一代，
望你们都成为建设新山区的栋梁材。

杨秋龙 姑妈！你就放心吧！

柳大孀 先到我家，再去队上。

杨秋龙 不！田支书到公社去了，马上要来。你先领我们去看看那些荒山荒地吧。

柳大孀 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好，走！

〔三人同下。〕

〔柳信书内声：“走哇！”背行李上。〕

柳信书 （唱）丘丘梯田象鱼网，

迭迭青山似画廊。

农村的天地多么宽广，

山区的景色别有风光。

这次毕业回寨上，

响应号召大办粮。

用科学跟自然打一仗，

坚决改造这山冈。（内腰鼓响）

耳边忽听腰鼓响，

这般热闹为哪桩？

莫非有客来寨上，（环视四周）

哦！

想必是寨上欢迎我回乡！

满心欢喜急迎上——

〔众打腰鼓上。〕

柳信书 (接唱)乡亲们太客气,我不敢当。

(一本正经,演说似地)同志们!感谢大家对我的热烈欢迎,我这里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这次我从中学毕业,又在县里良种场学习回来,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殷切期望,保证……

钱裕昌 (莫名其妙地)书伢子,你搞错了把?

〔柳春风上。〕

众 信书,我们是欢迎新光垦荒队的!

柳信书 (尴尬地)哎呀!这——

柳春风 不!我们欢迎新光分队,也欢迎信书光荣地回到农业第一线上来,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呀!。(转对钱裕昌)钱保管,是你搞错了把!

钱裕昌 明明是两个人,一男一女,还跟我讲了话呢!怎么就不见了?真是来得快,走得快,希奇又古怪。(略一沉思)哦!大概是到柳大孀家去啦!

柳春风 好!我们到柳大孀家看看去。

〔柳春风领腰鼓队下,柳信书同下。〕

〔田新农内声:“老人家,掌稳车把,我来拉!”〕

〔二老倌内应:“好!”〕

田新农 (内唱)一路拉车把寨上——

〔二老倌推车,田新农拉车同上。〕

二老倌 (接唱)今年又买供应粮。(放车)

同志，难为你了！

田新农 顺路帮忙，理所应当。

二老信 你也是到寨上去的么？

田新农 是呀！

二老信 是走亲戚，还是看朋友？

田新农 既是走亲戚，又是看朋友。

二老信 走的是哪一家亲戚，看的是哪一个朋友？

田新农 千枝万叶共条根，阶级兄弟一家人。寨上的劳动人民，都是我的亲戚朋友。

二老信 啊！你是到生产队工作的吧？

田新农 也是来安家落户的。

二老信 从平原地方跑到这个山窝里来安家？……

田新农 山窝里是个好地方呀！

二老信 好地方？同志，你来看，这山……

田新农 山上出珍宝！

二老信 这岭……

田新农 岭上有黄金。老人家！听县委说你们这里山区建设搞得不错，林副业生产很出色。

二老信 话倒不假。只不过山上富，田里穷。山上有千珍万宝；这田里么，每亩只能打三百斤。（指车）今年又向国家买口粮，真叫人不好意思呀！

田新农 是呀！既要抓好万宝山，更要抓好千斤亩。

二老信 千斤亩！

田新农 对，既要抓好山上万宝，更要抓好田里一宝，因

为田里一宝才是宝中之宝。老人家，寨上只是一年一熟，若能大胆打破陈规，大搞科学试验，变单季为双季……

二老倌 变单季为双季！那就是全国闻名的水稻丰产模范田新农来恐怕也很难搞成呀！

田新农 是呀！田新农也没有什么好本领——

二老倌 不！田新农有功夫！同志呀！

（唱）田新农他一山打钟千山应，

是一个能文能武的种田人。

看田看地能识土脾性，

看天看云能断雨和晴。

平秧撒种、扶犁掌耙，他样样功夫过得硬，

因地制宜、八字宪法，他字字句句懂得深。

十三年手不离锄，模范事迹说不尽，

他见过毛主席，到过北京城。

只不过新光是平原，寨上是山岭，

天时和地利，十有九不同。

田新农纵然有本领，

栽双季他也难搞成。

田新农 （唱）论条件寨上固然是山岭，

只不过改天换地还是在于人。

只要我们靠党靠群众，

任何事情都办得成！

田新农没有什么好本领，

左家寨倒真正有个老將軍。

只要他一同来上陣，

改种双季稻，一定会成功。

二老倌（唱）你可知这人的名和姓？

田新农（唱）大名叫做柳厚宗。

柳厚宗外号多得很，

“二老倌子”“寨上通”。

他自小在寨上把田种，

长大給地主做长工。

山上踏遍了他的草鞋印，

田里踩滿了他的脚板痕。

方圓三十里，路上問一問，

都知道他是农事上的活孔明。

識云雾、断阴晴、落什么雨、刮什么风，他十

有九成看得准，

分土质、辨土性，哪里浅、哪里深，用什么

种、上什么粪，他心里有本种田經。

象这样响当当的真本領，

在寨上硬算得是能人！

二老倌 呀！

（唱）听他言我心里暗思忖，

他哪知对面就是我柳厚宗。

我若是直告自己的名和姓，

岂不是二老倌子爱奉承。

我暫且含含糊糊來答應，
左家寨是有一個柳厚宗。
只不過好漢雖有當年勇，
改雙季他有一本難念的經。
常言道，爬得高就跌得重，
同志呀！

要知前頭事，請問過來人！

同志，你請先上寨，待我去拿谷籬扁担挑糧上山。

田新农 怎么？这车子上不去？

二老信 （指望紅亭）到了望紅亭，道路很不平，推車很費勁，挑担一身輕！

田新农 不！一人力量小，兩人力量大。前面拉，后面推。上得塆，过得岭。

二老信 你拉得上？

田新农 你掌得穩？

二老信 好！（拿起車担）你看准方向前面引路！

田新农 （背起車繩）你站穩脚跟後面緊跟！

〔田新农、二老信同下，柳春風領眾上。〕

柳春風 （向前眺望）哦，同志們，田支書來了！

眾 在哪里？

柳春風 前面拉車的就是……

眾 （呼喊）田支書——（歡呼下）

——幕 落

第 二 场

时 間 前场后三天。

地 点 田間。

〔二幕前。

〔李英持仪器箱，柳信书执測繪圖紙同上。

李 英 （唱）为办粮上寨夺高产，

要叫那荒地把手翻。

柳信书 （唱）田支书准备搞实验，

约我爹今日把田勘。

李 英 （唱）他要我开始测土壤，

柳信书 （唱）学技术一同到田間。（遙指）

看，田支书、柳队长和我爹来看田地啦！

李 英 我們也到那边去。

柳信书 好。

李 英 走！（两人同下）

〔二幕开。

田新农 （內唱）上寨来初步摸情况——